

语文名著

主編 / 張永桃
本卷主編 / 柳士鎮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第八卷



中國青年出版社

廣韻上平聲表第一

德東第一	州丹	鐘冬第
鐘第三		聖江第
支第五	蕭之同用	非微第
止之第七		魚第九
魚第九	獨用	模第十一
模第十一		佳第十二
佳第十二		支第十
支第十		支第十一

42

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19

主编 / 张永桃 本卷主编 / 柳士镇

语文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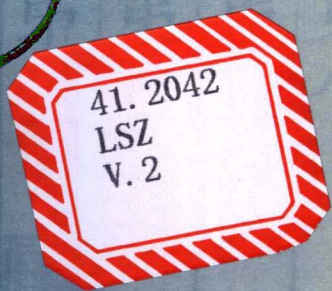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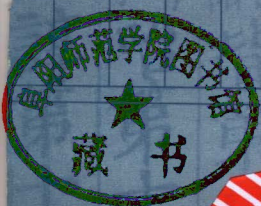
第八卷

作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兴锋 刘开骅 李开 杨建国

杨剑桥 吴永坤 罗正坚 柳士镇

高小方 韩陈其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说文解字注》评介	1
一、引言	1
二、为阅读和研究《说文》打开通途	4
(一)说明《说文》部首先后次序与每部收字先后 次序的依据	5
(二)指明《说文》说解方式条例	6
(三)说明《说文》有关说解术语的含义	8
三、校正《说文》传本之误	10
(一)以《说文》义例校正《说文》传本之误	11
(二)以经传注疏、字书韵书等校正《说文》	14
四、有关词义学的精到见解	16
(一)近义词的辨析	20
(二)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探讨	24
五、余论	37
《广雅疏证》评介	39
一、作者介绍	39
二、历来学者对《广雅疏证》的评价	40
三、《广雅疏证》与《广雅》	42



四、因声求义	44
五、通假字与本字相互推求	45
六、串联同源词	51
(一)串联《广雅》之外的同源词	52
(二)串联《广雅》本书的同源词	60
七、分析同源词同步引申与非同源词同步 引申	69
(一)同源词同步引申	69
(二)非同源词同步引申	75
八、指出纯语音的同步运行的现象	77
九、《广雅疏证》与方俗语	79
(一)方俗语有侈弇	80
(二)方俗语有轻重	83
(三)方俗语有缓急	85
(四)方俗语之声转	86
十、引用丰富书证,扩展同类词语,准确 解释词义	87
十一、揭示《广雅》体例	91
(一)释义之字读一音而有二义的	92
(二)释义之字读二音而有二义的	92
(三)释义之字读三音而有三义的	93
(四)释义之字读二音而有三义的	93
(五)释义之字读一音而有三义的	94
(六)释义之字,王氏明言二义,实乃三义	95
(七)释义之词,由于词类不同,词义也不同	96
(八)释义之义为概括之义	96
十二、串联异体字和古今字	98



十三、需要仔细分析王氏所说的“同声”	99
十四、订正讹误	102
(一)订正古注之误	102
(二)订正《广雅》曹宪注音之误	106
(三)订正《广雅》张揖释义之误	107
(四)订正《广雅》文字传写之误	108
十五、向作者学习什么	117
(一)学习王念孙刻苦读书勤奋严谨治学的精神	117
(二)学习王念孙科学的治学态度	118
(三)学习王念孙的主要的治学方法	119
《经义述闻》评介	122
一、《经义述闻》及其作者	122
二、《经义述闻》的主要内容及其体例	131
(一)因声求义	133
(二)循境求义	142
(三)汇比求义	153
三、《经义述闻》的成就及其影响	165
(一)《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	166
(二)《通说》的理论贡献	181
《马氏文通》评介	188
一、《马氏文通》的作者、出版与版本	188
(一)马建忠的生平与思想	188
(二)《文通》的作者问题	191
(三)《文通》的成书与版本	196
二、《马氏文通》内容述评	198



(一)《文通》的字类	200
(二)《文通》的词	216
(三)《文通》的次	225
(四)《文通》的句读	230
三、《马氏文通》的价值与影响	237
(一)《文通》的贡献	237
(二)《文通》的缺点	249
(三)《文通》的地位与影响	253
(四)《文通》的研究	259
学习研究参考书目	264



《说文解字注》评介

一、引言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为基础，系统地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许慎收录 9353 个篆文，归纳成 540 部，根据字形，始一终亥，“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创立了部首检字法。

《说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古文字资料，集中地反映了汉代学者对文字形音义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对于阅读古代典籍，探讨古代文化，《说文》仍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参证价值。

正因如此，许慎《说文》成书以后，不仅为历代注释家所称引，而且对《说文》一书本身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科，即以清代而论，关于《说文》的著述，仅专书即达 300 余种。从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热闹景象。其中，尤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四部尤为著名，而段、桂、王、朱四人也被称为《说文》四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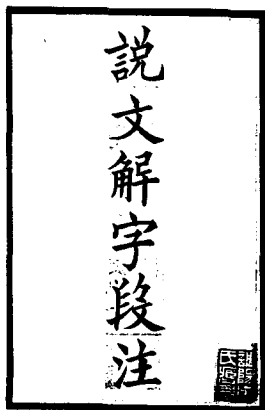
段玉裁，字若膺，号懋堂，曾字乔林、淳甫，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等。江苏金坛人，生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后铨授贵州玉屏知县，历任四川富顺、南溪、巫山等县知县。段玉裁生而岐嶷，颖悟过人。13 岁时，已



能背诵《诗》、《书》、《易》、《周礼》、《礼记》、《左传》诸书，24岁肄业扬州安定书院。29岁时，于京都认识了比自己大13岁的大学者戴震，感佩之余，请为弟子。每逢戴氏有作，常借而抄录，研习之中，受益有进。曾自戴氏借得《古韵标准》等书，后又亲自反复排比经籍中入韵字后，在33岁时撰成《诗经韵谱》与《群经韵谱》二稿，复经多年注释增补，在41岁时写成《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古十七部谐声表》、《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群经韵分十七部表》，统称《六书音均表》。此外，又陆续完成了《诗经小学》三十卷、《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三十卷、《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周礼汉读考》六卷、《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等。乾隆五十九年（1794），开始为《说文解字读》隐括作注，“删繁就简，正其讹字，通其义例，搜转注假借之微言，备故训义之”，终于在嘉庆十二年（1807）73岁时，完成了《说文解字注》这部“千七百年无此作”（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的巨著。段氏晚年生活颇为窘迫，但仍不敢以老自懈，他的《经韵楼集》中的许多重要论文均成于晚年。他还撰写了《仪礼汉读考》一

卷、《春秋左传古经》十二卷等专著。80岁时编撰了《戴东原先生年谱》。嘉庆二十年（1815）《说文解字注》全部刻成，同年九月八日段玉裁卒于苏州，一代学者总算走完了他勤奋的一生，可说是终无遗恨于人间了。

《说文解字注》为段氏的代表作，此书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据段氏自述，他之所以要注《说文》，是因为“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未得许书要旨。为了注《说文》，段氏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编



“段注说文解字”扉页



撰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历时 19 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告成，共五百四十卷。继而以此为基础，加工精炼，又历时 13 年，于嘉庆十二年（1807）终于写成了《说文解字注》。又过了 8 年，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才得以刊行。《说文解字注》从属稿到付印，前后达 40 年之久。单就这点，就可以知道这部《说文解字注》绝非草草匆匆的急就篇，而段玉裁所行治学之道，更非急求功利的终南捷径。

《说文解字注》问世之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公认为解说《说文》的权威性著作。仅比段玉裁年少 10 岁的著名学者王念孙推崇此书以为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段的《说文解字注》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说文解字注》成就极高，影响至巨，此书一出，清人匡补之作，不一而足。个中详情，可参黎经诰《许学考》。近人研究段注《说文》的有关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清史论文索引》（1901—1981，中华书局，1984 年版）录有 30 多篇，这里，选取数种，并列以后所出有关论文数篇如下：

说文解字注序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韻語者也其詳氏形聲諸語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而分爲部而故之各有惟理不傳其遺近分合之說則或執今音以探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探古音之合音而兼音之學雖未說文之謂首列雙字之本意而亦不異開循凡言一曰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者以真指則或據說文本文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之字以改經之本字而謂註文學傳去音去聲俱若靡於古音之惟理家之識別之說書爲六書者均表立十七篇以經說文

1. 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段学五种》来薰阁书店，1936 年）

《段注说文解字·序》

2. 简硕《段玉裁传略》（《辞书研究》1985 年第 5 期）

3.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国语文》1961 年第 8 期）

4. 周祖谟《论段氏说文解字注》（《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 年）

5. 傅东华《略谈〈说文解字〉段注的局限性》（《中国语文》1961



年第 10、11 期合刊)

6. 余行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述评》(《南充师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

7. 郭在贻《〈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说文段注〉与文字学研究》、《〈说文段注〉对说文学的贡献》、《从〈说文段注〉看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说文段注〉之阙失》。(以上诸文,均收入《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我们说过,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以六书理论为基础、系统地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书中汇聚了汉代学者对文字形音义的研究成果。可以想见,为此书作注,谈何容易!这对作注者,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精深、识断的准确,都要有极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归结为“博通”与“精熟”四字。所谓博通,就是要对所注书籍相关门类的学识要有广泛的了解,而精熟则指对所注书籍本身要有通体透彻的理解。今天,透过《说文》段注的成书过程以及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实段玉裁对于《说文解字》一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博通精熟的高手!而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对今天青年的最大启迪,怕就是要好读书、多读书、熟读书。有了这个基础,加之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天地将是十分广阔,前途定然未可限量!

今天,我们介绍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所取得的成就,就打算从他如何读透《说文解字》说起。

二、为阅读和研究《说文》打开通途

说到底,《说文》是一部字典,而且是汉代人编的字典。那时,不像现在,字典前都有“凡例”,内中对于编写条例与使用方法都有详尽说明。而手捧《说文》,就像捧着一筐珠子,单看每粒,都晶莹光洁,可聚在一起,又似散乱无章。别说研究,就是读读,怕一



会儿就得头昏脑涨。可想,从头到尾读它一遍,花的时间与精力就很可观,何况又有几人能有这耐心与毅力!而段玉裁,在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竟不知读了多少遍,而且还一一详考,细细排比,硬是从对这九千多字的说解中,归纳出了许慎当年编写《说文解字》所依据的条例,终于把这看似散乱的一筐珠子,串成了一排排五彩的珠带。

段玉裁在熟读《说文解字》的基础上,细心辨识,用心归纳,抽出《说文》全书 200 多条义例,为阅读和研究《说文》打开了通途。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介绍,只能就其大体,作些说明。

(一)说明《说文》部首先后次序与每部收字先后次序的依据

在《说文》所收第一部第一字“一”后的注语中,段玉裁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

段氏这些话,实际告诉我们《说文》分部与列字的基本条例。这条例就是,部首字据形系连,部中字依义相属。

先看“部首字据形系连”。如“一”部后次以“二”部,段玉裁说是因为“古文上字,蒙一而次之”。“二”部后次以“示”部,是因为“示从二蒙二而次之也”。“示”部后次以“三”部,是因为“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如此等等。

再看“部中字以义相属”。如《说文》第一部,“一”部中,依次共收有“一、元、天、丕、吏”五个字。这五个字的次序是怎样“以义相属”的呢?段玉裁这样答道:“如一而元,元始也;始而后有天;天莫大焉,故次之以丕;而吏之从一终焉是也。”

你看,段玉裁读透了《说文》,找出了条例,也就品出了滋味,难怪他说“《说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



当然,《说文》的结构安排并不如此单纯,故段玉裁于通考《说文》一般义例之余,也不放过特殊情况下的变例。事实上,《说文》部首除据形系连的通例外,也有据义系连的变例。如“齒”部后次以“牙”部,并非“牙”与“齒”字形上有何连属,而是因为“牙之形无所蒙而其为物齿属也”,故次于“齒”部之后。同样,部中字的排列,也有其变例。如在“車”部“輓”字下,段玉裁就曾指出:“凡许全书之例,皆以难晓之篆先于易知之篆。如辑下云:车輿也。而后出輿篆;輓下云:車两轡也。而后出轡篆是也。”

凡此种种,段氏均于相关注中一一指出。这里自不必一一转述了。

(二)指明《说文》说解方式条例

除了部首次第例与部中字序例外,在相关的注中,段玉裁还一一指明了《说文》说解方式义例。

《说文》的说解,就是许慎对篆文所作的诠释。内容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诠释字义,一是分析字形。这两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字的字形是字义的依据,而字义也反映了字形结构。段玉裁说许慎“解字义必依据字形,就字形以说音义”,这就是《说文》说解的最基本的特色。

在“元”字注语中,段玉裁又指出《说文》说解是以义、形、声为先后次序这一义例,他说:“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当然,这只是《说文》说解的一般次序。在具体的说解中,依据多字的情况,为求说解的明白准确,自然会使用不同的说解方式。对此,段氏往往于各字的注语中一一加以指明。

《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但在有些篆文之后,又列入古文,对此,段玉裁加以说明,以免读者迷茫难晓其用意,在“一”字



后所引古文后的注语中，段云：“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文，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

又如《说文》解“祭”字为“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段氏注云：“此合三字会意也。”意思是说，许慎“从示，以手持肉”这种说解，就是指明“祭”是由“示”、“手”、“肉”三字合组会意。

“吏”字，《说文》解为“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段氏注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

《说文》“天，颠也。”段注云：“此以同部叠韵为训，凡門，聞也；戶，獲也；尾，微也；髮，拔也；皆此例。”这就指出许慎说解的一个常例——声训。它如：

《说文》“室，实也。”段注云：“以叠韵为训。”《说文》“宦，养也。”段注云：“以双声为训。”

有时，段玉裁凭藉自己渊博的学识，发人所未见，在看似普通处，指明了许慎的说解方式例。

《说文》“堂，殿也。”一般人见此，以同义词训释，此乃《说文》通例，有何深义可言？而段玉裁则说：“许以殿释堂者，以今释古也。”接着解释说“古曰堂，汉以后曰殿。古上下皆称堂，汉上下皆称殿。至唐以后，人臣无有称殿者矣。”

此外，段玉裁还指明，许书说解中的以义释形例，以今字释古字例，以古语释今语例，析言浑言例，连绵字不可分释例，引经证字义例，引经言假借例等等。其中，尤以引经言假借例，备受学人称道。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中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义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经类多有之，盖以广异闻备多识而不仅限于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则或据《说文》本字以改书传假借之字，或据《说文》引经假借之字以改经之本字，而训诂之学晦矣。吾友段氏若膺……於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



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王念孙用去序文的一半篇幅，盛赞段氏发明《说文》这条说解义例，就是因为它对训诂学与说文学极有价值。《说文解字》本是以剖析字形入手，进而追寻字的本义为目的，但许慎在说解部分所引经文中，经文中所用该字往往是另一字的假借字。因此，本义与假借义之间并无联系。不明了这点，就会在本义与假借义之间生拉硬拽，出现“拉郎配”似的笑话！

(三)说明《说文》有关说解术语的含义

《说文》说解中，使用了不少专门术语。不了解它的含义，自然难于读懂《说文》。段玉裁在长期研读《说文》中，细心品味，精心归纳，在注中一一指明了相关术语的含义，开启了初学者入门之径。

《说文》第一字“一”的说解文中有“凡一之属皆从一”之语，段玉裁于注中特加说明“凡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说文》“元，始也。从一，兀声”。段注云：“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这样，初学者只要在《说文》某字说解中见有“从某，某声”字样，即可断定被解字定为形声字。

《说文》“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与巫同意”。段注云：“凡言某与某同意者，皆谓字形之意有相似者。”这样，工“与巫同意”，不是说的一般字义的相同，而是说“工”与“巫”两字字形之意“同意”。

《说文》“聿，所以书也”。段注云：“以，用也；聿者，所用书之物也。凡言所以者，视此。”这里，由解“聿”字说解中“所以”一语推广至《说文》全部说解中“所以”一语的用意。



《说文》“洒，滌也……古文以为灑掃字”。段注云：“凡言某字古文以为某字者，皆谓古文假借字也。”

《说文》说解中常见“一曰”一语，此语含义比较复杂。段于“视”字下注曰：“凡一曰有言义者，有言形者，有言声者。”“梵”字注文中段氏又说：“许书之一曰，有谓别一义者，有谓别一名者。”读者了解了这个基本范围，就可因“地”制宜，一一确知“一曰”所指的是。

《说文》“始，女之初也”。段注云：“……凡言之者，皆分别之词。”就连说解词“女之初”中的“之”字，段氏也不轻易放过。

它如：

“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见“示”部“彙”字下）接着，段氏进一步指出“读为、读若之分，唐人作正义已不能知，为与若两字，注中时有乱讹。”

“凡合二字为文，如瑾瑜、玫瑰之类，其义即举于上字，则下字例不复举，俗本多乱之。”（见“玉”部“瑜”字下）如《说文》“瑾，瑾瑜，美玉也。”“瑾”下既举其义“美玉也”，则下字“瑜”例不复举“美玉也”。据此，知俗本作“瑜，瑾瑜，美玉也。”必误，“美玉也”三字当删。（此则尚可参“心”部“忼”“慨”）

“按许引左氏，则言《春秋传》曰，引公羊则言《春秋公羊传》曰，以别于左氏。”（见“邑”部“鄗”字下）

“凡许云礼者，谓礼经也，今之所谓《仪礼》也。”（见“系”部“缙”字下）

“《说文》凡草名篆文之下皆复举篆文某字，曰某草也。如葵篆下必云葵菜也，苳篆下必云苳草也。篆文者其形，说解者其义，以义释形，故《说文》为小学家言形之书也。浅人不知，则尽以为赘而删之，不知葵菜也，苳草也，河水也，江水也皆三字句，首字不



逗。今虽未举其旧，为举其例如此。（见“艸”部“莠”字下）

王筠《说文释例》序中曾说，“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也说道“许氏著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指，皆详於先生所为注中。先生亦自信以为于许氏之志什得其八矣。”这些，均表明当时学者对于段氏《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所作释例工作的推重。今天，我们了解了许书通例，再读《说文》，恰如循阶登高，履险如夷矣。

另外，我们读《说文》，常会觉得《说文》所释字义往往与古书传注不合。段玉裁研究对比许慎解字与汉儒传注不同特点后指出“凡为传注者主说大义，造字书者主说字形。”“凡说字必用其本义，凡说经必因文求义。”如《说文》释“作”为“起也”。而传注中有作“起”、作“为”、作“始”、作“生”解者。段玉裁指出“其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为此，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随文解释了不少汉儒传注所用术语的含义。如“言”部“讎”字注中说“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如公、谷皆云‘孙犹孙也’，谓此子孙字同孙遁之孙。郑风传‘漂犹吹也’，谓漂本训浮，因吹而浮，故同首章之吹。凡郑君、高诱等每言‘犹’者，皆同此。许造《说文》不比注经传，故经说字义，不言‘犹’。”

三、校正《说文》传本之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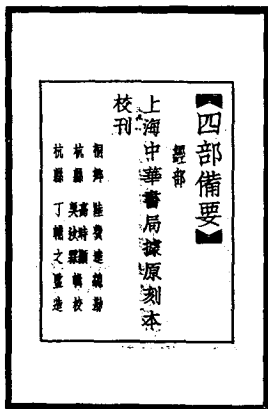
我国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抄刻者无意的疏漏，或有意的删改，文字上自然就产生了与原文的差误，内容上往往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校正这些文字上的差误，就成了阅读与研究这些古籍的先决条件。

校正古籍文字差误，是一项十分细致、繁杂的事体。同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还得具备广博的学术素养与精确的识断能力。校正的过程，实际上类同数学的求证过程。对于校正来说，取证



的材料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所要校正的古籍自身，一是该古籍以外的相关资料，这就是一般常说的内证与外证。为求取内证，自得对所校古籍要有通体透彻的理解；为求取外证，自得对相关古籍要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多读书、熟读书。在此基础上，进而掌握校正的基本方法，力求加以熟练的运用，校正古籍的目的就一定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

《说文》大徐本与小徐本不同，而汲古阁所刻大徐本又与宋刻本不同。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之前，即曾用几种宋刻大徐本互校，又用元人《韵会举要》校订小徐本，而后又以大徐本和小徐本对校。此外，他还用《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史记》《汉书》注、《文选注》以及佛家音义书《一切经音义》和唐宋类书、字书、韵书所引以刊正二徐本之误。同时，段玉裁又斟酌《说文》通例，以许校许，裁定今本之是非。误者正之，缺者补之，衍者删之，字失其次者改之，并在相关注中加以说明。下面，拟分几项试作申说。



四部备要本“段注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注》评介

(一)以《说文》义例校正《说文》传本之误

段玉裁在《尔雅匡名序》中曾说“何谓以《说文》校《说文》也？《说文解字》中字多非许旧，则自为齟齬，即以《说文》正之。”所谓“即以《说文》正之”，就是要以《说文》义例为据，“以许校许”。在《说文》“欠”部“欲”字注中，段玉裁即曾指出“凡此书经后人妄窜，盖不可数计。独其义例精密，迄今将二千年，犹可推寻，以复其旧。”这番意思，段玉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